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十九

イ13

1055

6

10

15

20

25

30

35

413  
1055  
8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九

柳宗元子厚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始得西山宴游記

山無他奇唯其登  
望佳耳故於所望  
景勝上着力與它  
記自別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

高下之勢以下九句古今詩文叙遠望臨瞰之狀者莫盡於此莫妙於此

蒼然暮色至無所見云云亦高處情景與前數句相映為致非閑語也

遂命僕過湘江。綠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從始得字着意。人皆知之。蒼勁秀削。一歸元化。人巧既盡。渾然天工矣。此篇領起後諸小記。

以下八篇乃柳州文中神品空前絕後者

沈評得之然徒見其剪削不見其筆墨之清不善觀此文者也

則字用法自史記來與字於字亦妙

鈞鐻潭記 鈞鐻熨衣器潭以形似得名

鈞鐻潭在因始得篇來西山其始蓋丹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

折東流其典委勢峻溢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

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

也一旦欵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

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

崇其臺延其楹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滾然尤

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

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筆墨孤憂

鉛錮潭西小邱記

凡筆必曰土中皆石或曰石上有土而已一徑柳州之筆乃如此奇妙

得亦跟西山入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鉛錮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之而售之李深源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鉛錮潭為逸西小邱明麗二記各有別趣

結處感愴欲絕柳文結法莫妙於此

之高雲之浮溪此下連潭并寫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結處忽發感喟反覆曲折此神來之候也記中又

開一體

起法在諸記中此為最妙

摩詰詩中有画余曰恐不如柳州文中画也  
言所以記之由而通篇精神亦動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因上篇來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

通篇精神亦動

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記潭中魚數語。動定俱妙。後全在不盡。故意境彌  
 深。

水永誤

南國山水清氣為  
 文人筆墨所攝取  
 者古今二次曰屈  
 原曰柳子厚二子  
 之不過於人乃遇  
 於天也

袁家渴記

由丹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鉏  
 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  
 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  
 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  
 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  
 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  
 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  
 多楓。柟。石楠。榿。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三都二京連篇累牘不如數十字采色絢爛動人

不敢專也云是其所以記耳與前過清不可久居同結了又點出地名名義無一篇不變化

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薈眾草。紛紅駭綠。藉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巖甍。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記水。記山。記石。記樹。記草。無不入妙。尤在記風一段。共九句。凡性情形勢往來動定。一一具備。可云化工。○王右丞安知清流轉。忽與前山通。神來之句。讀舟行若窮二語。故應勝之。○此與後二記在西山南路。

石渠記

自鈿鉏潭至此叙水聲凡三次愈出愈妙乍大乍細無大奇狀讀之覺可喜世間萬象一經清者之筆便化為清物也舟行如窮忽又無際睨若無窮然入於渴視之既靜其聽始遠是等柳州獨造蓋自晉宋間文字悟入也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步。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率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



亦言所以記忽記  
年日着渠之美於  
是始窮也一句掉  
尾結法又變

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視之既靜。其聽始遠。補袁家渴篇。寫風所未及。通體俱隋潔。

起法又變

前曰金石以為底  
近岸卷石底以出  
坻為嶼云此曰  
巨石為底達于兩  
厓若林若堂其實  
同一景耳乃筆墨  
變化如此

前狀水聲後併狀  
形聲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于兩厓。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

此記比諸篇較覺  
平平至結處乃驚  
心動魄矣  
此結處與韋應物  
落葉滿空山何處  
尋行跡同一雋絕  
豈淺人所能解  
歐九五代史外國  
傳結處似學此結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連袁家渴石渠二篇俱以窮字作線索○柳州遊  
山水記諸篇有次第有聯絡而又不顯然露次第  
聯絡之跡所以別於後人

小石城山記

先撇一路後叙一  
路是作史法也  
柳州九記與遊黃  
溪記併十篇其寫  
水寫石可謂盡矣  
寫水之奇至石澗  
極矣寫石之奇至  
小石山城極矣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  
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  
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  
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  
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  
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  
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沈以為學莊余則謂一篇伯夷傳縮本也絕妙結法亦非淺人所解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沈洋恣肆之文善學莊子故是借題寫意○此西山北出一支不與上七篇連屬

古樸奇奧沈評云似天官書水經注真為得之蓋又多自山海經得來者也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土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

此詩... 卷九

沈曰予向有句云  
羣峰列眉低俯見  
飛鳥背儀曹先得  
我心

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  
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  
尺曰尋倍尋曰常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  
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  
已而大明為上室自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  
極形其高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  
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種多楮多筴管之  
即款吾竹多索吾其鳥多稊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  
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稊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  
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穀

柳不如永之佳也  
耶何其無所記乎  
余恨不借柳州之  
筆遍記九州名山  
水耳石渠石澗等  
諸景何處無之在  
永州者乃幸得柳  
文傳不朽蓋亦山  
水之有遇不遇也

釋類水經注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  
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  
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  
求神于陰也彘修形糝糝酒陰處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  
叙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體似大史公天官書句似酈道元水經注零零雜  
雜不立間架不用聯絡照應真奇作也明王守溪  
七十二峰記似得此意

曾平入大定文讀本 卷九

世說新語卷之九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此文獨孤及筆無  
疑不然則白雲碧  
山等句穉陋之甚  
使柳真作之何在  
為柳也

周王之馬謝公之  
屐亦陋語不堪讀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邱之阻，以面勢。無構榱節椳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壘，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sup>柳寬</sup>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

手揮絲桐至攬不  
盈掌何等俗陋

蘭亭也不遭右軍  
語意必當又有一  
事為對忽曰是亭  
也不成文理  
是貽林澗之媿不  
成句法  
觀沈叟稱贊此文  
如此可知其不解  
文也

山以寄勝概，乃墜乃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極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久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鮮秀刻露，有情有文，或云此獨孤及文，誤入柳集中者，豈因其風格少近耶。然柳寬為子厚兄，仍是柳作無疑。

世說新語卷之九

此言少家入言

是絕大事跡絕大碑碣而文不振如此此亦恐非柳筆

唐故御史周君碣名子諒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詔諛敘事至相簡老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呼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

孔子漢祖一對語意陋劣

不遭聖人之歎所歎以作碣之故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

玄宗罷裴耀卿張九齡而相李林甫牛仙客此治亂之轉關也子諒以直諫杖死子諒死而諫者無久矣乃玄宗不聞悔過而後世不加褒封立碣表冀其容已乎文中不輕下一字表正直誅姦諛居然史筆

通平人大家文讀本

卷九

三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沈評允當然銘辭  
再述唯有有韻之  
別耳讀之覺重複  
可厭如韓昌黎則  
無此病也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險實高祖  
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  
大理卿府君諱倣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  
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  
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為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  
抉遯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者股肱役  
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積奏超以  
為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為佐離紛  
尤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

元制禮諱諱去者乃許敬宗李義府二人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肇綴取一切  
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  
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期歲  
畢具刺金州決高施隙去人水禍渚芟原茅闢成稻  
梁陟萬年令叢劇辨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  
然會金州猶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曰不得三十  
萬吾能為禍公大怒名罵之恣所為吏巧以聞御史  
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為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  
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瘧泄卒始公以唯諾聞長  
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

沈曰一段文字學

扶風而又變其面目子厚極得意處

官不視齒類。按同列。收下輩。細大畢觀。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紉謠。舞擊琴。織眉促密。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摺策牘。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初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為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柩於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於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於墓左。則涕為之銘。其辭曰。有鬱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實惟其英。雖書宮闈。佐職於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

相儀考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於柱下。郎於會司。徼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於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潁。墊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芋魁。游手閒民。相顧聚來。徵為萬年。治劇於都。百務敘成。談宴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曰世德。宜慶於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隕在前。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趺。於道之周。



敘官爵後綜敘生平一段出自凡筆不過云赴入  
緩急目空儔類善聲音博奕能行酒歌舞而歸於  
性情和平考據書禮而已一經點染鎔鍊字字飛  
鳴使讀者如遇裴封叔其人於千載之下真神境  
也近代名家專學王介甫清淡之筆索然興盡矣

沈評以峻整醇厚  
柳未必首肯也余  
更之曰變動雄奇

陸文通先生墓表  
也而起處呼孔子  
作春秋千百年何  
等奇筆直讀至六  
七行結曰甚矣聖  
人之難知也使讀  
者疑何以為墓表  
忽接有吳郡人陸  
先生以其德豈不  
侈太哉小結之然

陸文通先生墓表 本名淳避憲宗諱故易質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  
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讀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  
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  
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  
左視右顧莫得其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  
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  
博。士。群。臣。爭。之。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  
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  
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

世說新語卷九

卷九

十五

後詳敘其著作之由使讀者渙然陸先生質已點出其名於議論百忙中又點出其字皆見其關心妙腕

結了著作大旨忽轉平生官跡唯用一語轉下敏捷之極亦見陸事業根

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元冲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封禪書旁魄四塞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台信二州二州守人知仁。永貞

於經術也。文大得體。

不得此二語一篇文字無收拾處極變動之文必以極整齊之句收之是作家手段

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憲宗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峻整醇厚。唐以前說春秋者。俱信傳以測經。自啖助趙匡及陸質始據經而核傳。後宋儒得所據

依其功不可沒也。篇中明章大中以下一段。極言所學之醇。得春秋之體要矣。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繁其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五代祖諱旦。周中書侍郎濟陰公。高祖諱楷。隋刺齊房蘭廓四州。曾伯祖諱夔。字子燕。唐中書令。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於河澨。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書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懲勸。以植於內。而文於外。垂聲當時。天

寶末經術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載家書隱王屋山閒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姓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以忘其憂德清君喜曰茲謂遯世無悶矣亂有間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給食嘗經山澗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死於吏舍猶鞠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問既而以為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作三老

五更而大意自見議籍田書齋沐以獻道不果用授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尚父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為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為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真作晉文公三罪議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為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箠而無以奪焉以為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秉直以免於耻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

固下脫辭字  
沈曰任可以自請  
此唐代體人情禮  
臣下處

沈曰時盧岳妻分  
家貲不及妻所生  
子訟於官盧岳欲  
罪妾御史猶贊不  
從召與實參譖于  
上誣贊受金下獄  
弟賞訟冤命柳鎮  
及李觀楊瑀覆治  
之寃得白

為士者咸服。服既除，吏部命為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願為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徙為宣城四年。作閩鄉令，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為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作夏口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為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以校私讐。有擊登聞鼓以聞於上，上命先君總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為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為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間。羣寃獲宥，邪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貶夔州司馬。作鷹鷂詩，居三年，醜類就殛。

天語八字足當柳  
鎮墓銘

前面平平至此叙  
君臣相知悲壯淋  
漓振起全神至末  
段嗚呼宗元蓋見  
天真爛熳所以為  
柳文

拜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為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吾惟一子，愛甚方謫去。至藍田，訣曰：吾目無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當我哉？作喜霽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奸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為尚書郎。天子行慶於下，申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

北齊書卷之九  
為九族宗師。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咸為表式。大夫人既授封河東縣太君。會冊太上皇后於興慶宮。既乃宗元貶秩為永州司馬。奉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禍。幸而緩於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薦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奉安柩。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願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

辭云。

子於父母。所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天可贊頌乎。表中即將侍御史生平著述層疊叙去。而始進之正。守法之嚴。廉而不劾。剛而不倨。俱於言下遇之矣。後人述祖父德業。處處先下贊語。全失立言之體。

曾平八大家讀本  
卷九

增補分家文讀本

卷九

三

雖不如昌黎張巡傳後敘亦足雁行耳

段太尉逸事狀 名秀實字成公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噍。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

都虞侯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

宋景文唐書刪去下吾字遂為千古笑柄夫劉的文猶可刪柳宗元文寧可刪乎景文所謂

增補分家文讀本

卷九

三

沒眼涵目鈍漢也

暴字亂字罪字皆

用頂針法以狀拉

雜峻急語氣是史

記法

大火誤

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  
 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  
 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  
 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  
 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  
 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  
 不解衣戒侯卒擊折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

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  
 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  
 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  
 太尉判狀辭甚嬰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名農者曰我  
 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  
 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  
 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  
 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  
 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  
 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九



此言分家又言

卷九

沈曰自恨死猶抱恨欲死後朱泚亂時謹尚在

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久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謹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

今之稱太尉以下似一篇贊評

至此寫其平生狀。貌言語如太史公。留侯傳。李廣傳。皆於贊中寫其形貌。柳州可謂善學古人者也。

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藜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久。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凡逸事三一寫其剛正。一寫其慈惠。一寫其清節。

晉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九

二百四

段段如生。至於以笏擊賊。此致命大節。人人共喻。不慮史官之遺也。後劉昫撰唐書。仍不采所上之狀。至宋祁始補入之。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沈評得之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

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

增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九

四

沈評非王弼州然  
余終左祖余州也

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  
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  
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  
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  
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  
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  
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

沈曰不通相道而  
侵眾人之職者固  
非大臣乃又有外  
託有容而漫無可  
否惟以苟安無事  
保全祿位為長此  
孔光張禹之續也  
得此一問卷乃不  
板是化板作活法

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  
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  
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亦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  
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  
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  
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  
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  
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  
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

增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九

四

此言少家文詩

卷九

七

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儲同人云分明一篇大臣論借梓人以發端由賓入主非觸而長之之謂也王弼州乃云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可也喋喋不已復而易厭如弼州言是認煞為梓人立傳而觸類相臣失厥指矣

結構精嚴無一懈筆○題用譬喻不須說出正義令人言外思之此則六義中比體也先喻後正而

透發正義處層層迴抱前文文各有體不得以太盡議之

曾平公家文詩

卷九

七

北言八州家文詩本

卷九

三十一

簡老大勝粹人傳  
與捕蛇說伯仲間也

叙名所由馳聞之  
曰云乃借此為波瀾

素馳非能使木壽  
且孽也一句妙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得此句便不平。平不然則與梓人傳同一模樣。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sup>上</sup>，<sup>層</sup>，<sup>已</sup>，<sup>撒</sup>，<sup>開</sup>，<sup>注</sup>，<sup>意</sup>，<sup>在</sup>，<sup>此</sup>。且祝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久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曾評八州家文詩本

卷九

三十一

學莊子庖丁解牛一段結法然不如捕蛇者說結處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名之。吾小人輟殮。養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此為勤民而不得其道者言。若戕虐其民。如根拳土易一流。固不待言也。柳子主意。蓋在蓋公治齊一邊。○問養樹得養人術。古帝王所以詢於芻蕘也。○古人立私傳。每於史法不得立傳。而其人不可埋沒者。別立傳以表章之。若柳子郭橐駝宋清

諸傳。同於莊生之寓言。無庸例視。

此言少家文讀本

卷九

三十四

柳作人傳多矣此為第一激昂頓挫悲壯淋漓蓋借他人盃酒澆自己磊砢者

逐利以活妻子耳即索賤知種樹而已同一語法謂我虫妄者亦謬有此語愈妙文當知此等化腐為新慶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死傷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虫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虫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

叙議夾雜渾融得子長神髓

或曰一句忽挿入此間非起非結又忽自呼柳先生曰

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佛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虫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

昌平人大家文讀本

卷九

三十四



云云至結處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筆力豪橫之極而終不脫法度如舞劍名手瀏漓飛動落膽而劍終不離手明王李諸人動輒於篇末曰攀龍曰世貞曰總無謂也必如此篇乃可何則雖前已出議論又曰或曰云云故稱柳先生曰焉爾

是一瑣事耳然而立為一傳有序論有傳有贊可為展短為長法

以上序論不得此無以知來由非徒設也以下童區寄傳正文

不死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以一市字發出無限感慨。後段如太史公憤激於親戚交遊莫救視也。筆下亦跳脫有活龍虎之狀。

童區寄傳 區讀歐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沒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東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公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柳州菱牧兒也。行牧且菱。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

童區寄傳 卷九 柳先生曰 越人少恩 生男女必貨視之 自沒齒已上 父兄鬻賣以覲其利 不足則盜取他室 東縛鉗梏之 至有鬚鬣者力不勝 皆屈為僮 當道相賊殺以為俗 幸得壯大則縛取 公弱者 漢官因為已利 苟得僮恣所為不問 以是越中戶口滋耗 少得自脫 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 斯亦奇矣 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 童寄者柳州菱牧兒也 行牧且菱 二豪賊劫持反接 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 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 為兒恒狀 賊易之對飲酒醉 一人去為市 一人卧植

得此一番問答文  
乃有波折能成一  
傳

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語簡而明抵十數言因取手力下上得絕因取刃  
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  
郎僮孰若為語妙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  
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  
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  
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  
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  
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  
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  
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

鄉之行劫者云云  
此借行劫者口語  
代一篇贊語也

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  
是兒筆下亦神勇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此即事傳事與梓人宋清郭橐駝諸傳別有寄託  
者異也簡老明快字字飛鳴詞令亦復工妙假令  
其持地圖藏匕首上殿必不至變色失步同秦武  
陽之怯矣我愛之畏之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  
歐陽修永叔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

歐陽修永叔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論選皇子疏

歐文比韓蘇有近  
平凡者然言於人  
主者柔和與與百  
世師範也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

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充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說得款曲入情有公主之愛。上謝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

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

人主讀至此誰不  
 驚心動魄

晉書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增評家言讀本

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上通進司二書經  
大文文與事並快  
人心目沈何以不  
收而收此等乎

儲同人云：語入肺腑，左師所以動趙威后也。借公主出降，作引子，與賤息舒祺之意同。人臣進言，與其折君以理，不如動君以情，蓋情至則理存乎其中也。借公主出降，引入見萬幾之暇，無可與親，旋引古帝王未嘗獨處，以天倫之樂欣

動之。其言不覺易入也。奏疏文應以歐公為第一。仁宗崩年止五十，歐公疏時上春秋正盛而言之，無忌諱如此，是為一德之朝。

增評家言讀本

此言分家文讀本

此文過整齊然極紛亂之事故以極整齊之論辨之使人主不眩眾論勢不得不然也

論議漢安懿王典禮劄子

臣伏見朝廷議漢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眾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為眾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先斷明其失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宜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以此句為主下反覆發明之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

曾評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

四

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

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破畫外庭邪說與刻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更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

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過。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

以下反復曲折以申明其義

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常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是以眾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



此言久家文讀本

沈曰宋代優容外庭明宗舉朝遂僂以遂已私可以觀世之升降君之仁暴矣

至此洗發揮霍不遺餘力

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洗發禮經之義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入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

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為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

曾子大義文讀本

卷十

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為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一轉即結妙

可移易者也。歐公所議。本極平允。後張璪桂萼。乃欲藉口以行其干進之私。歐公果任其咎乎。○皇伯無稽之說。欲易去父名而薄其所生。故歐公有是議。張桂議稱孝宗為皇伯。是欲專厚所生而使太宗中絕矣。蓋尊與獻為帝是也。而欲中絕孝宗。此二小人之邪說也。論世者得此意以求之。則濮安獻典禮。可以折中矣。○楊廷和諸公。欲改興獻為叔。亦入於偏。不如歐公之議平允。

直切之至不類他  
諫吳柔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  
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  
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  
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  
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  
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  
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  
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  
而達州軍賊已近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

奏時事驗之適與太平相反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觀之乃是四

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

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

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

考示兵象忽示太平之理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

之象又出太平之道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

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

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

偽已含在內此更進一層言之可云無微不達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

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

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宜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敝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

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歐公作蜀王建世家論謂奇祥異瑞並見於五代而又獨盛於蜀惑者可以思焉此言最足警醒。剗中先言寇賊紛起未為太平次言一歲之中天象告災不宜又示太平之道等字次言本文果真亦祇云太平之道人君正當修道以致太平不得謂已臻太平自生豫怠也文如燭牛渚變怪造妖妄者不啻奪其魄矣人臣引君當道正須如此儆直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

數十代數百年經學家狀態以幾行文寫盡妙

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識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為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得此可誦

此言乃家之言本  
卷十  
識緯之學起於王莽。時劉歆之徒相與偽造。而又託諸孔子之言。光武信之。曹褒宗之。所以羣經緯書傳至有唐。不廢緯學一科也。歐公請悉刪除。其功偉矣。樸茂簡老言無枝葉。猶近漢京。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孤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彼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

唐介諸臣因言大臣而獲戾故如此立論兩層實主顯然

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sup>先伏後暢言之</sup>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

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

諫君難易與察言  
難易論於前而  
此處入時事獨言  
諫君難易而所以  
察之在其中

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

推此察之一句繳  
前察言之術一段  
異樣不俗

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入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



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林不以中滯進  
 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  
 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  
 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  
 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入之常情爾斷恩以義  
 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狗公滅私之  
 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  
 也就使言雖不中而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  
 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介  
 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

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  
 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未謫官幸蒙陛下寬恩  
 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  
 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  
 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  
 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欲說言大臣之難先說諫人主之易蓋以明聖待  
 君使君聽其言而易入也又將逆耳之言與阿順  
 之言分別忠佞而未以諸臣之顛跌不悔始終一  
 節明其非妄論大臣則唐介等之當召還灼然明

矣。婉切紆回。論事者宜奉以為則。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sub>千</sub>忘身不<sub>古</sub>為忠。言不<sub>千</sub>逆耳不<sub>古</sub>為諫。故臣不<sub>千</sub>避  
 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  
 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sub>千</sub>盡  
 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sub>千</sub>遠。欲廣陷  
 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  
 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

曾平公家文讀本

卷十

十五

杜富韓范四賢宋史各自有傳而不如此疏各以一句盡其為人

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永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

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名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名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名閣名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

臣方恠云却答其不專權此意絕妙

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功。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

人主至此焉得不  
聳然改聽哉凡上  
書之體必須有一  
段悚動處否則嘖  
嘖千言總成故紙  
耳

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久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

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以異字破朋黨。則云忠臣有不和之節。以讓字破專權。則云遲緩自疑。作事不果。俱透過一層說來。末纔說四人之有關係。與國事之當任。此四人言

增補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 十一

北詩人列家入詩在

卷一

十九

言動聽人君安得不霽顏受之

論修河第三狀

公修河第一第二狀皆直逼西漢獨取第三狀自儲選已然余未曉其何意

公奏狀每每先提後應蓋此體易使人主曉然耳

時河決商胡趨恩冀賈昌朝議塞決口開橫隴復故道累歲未定李仲昌又議開六塔道更回遠公初狀駁賈二狀兼駁兩議而仲昌持之此狀專駁開六塔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一

十九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合兩說為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

前兩段皆以夫字重提一番為結此一段以今字換夫字

三段皆以一語收之然後轉入自己身上直到臣謂雖執政之臣未必肯為也條理井井

猶當為之况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為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

此言人必多言不計

策者不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竒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竒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

以下正說利害亦分三段井然

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橫隴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上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浩大，勞入廢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十

三十三



本欲除一患此句  
妙方見波瀾  
又一轉重說蓋成  
波瀾

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

又一轉以上三波  
有此纔可誦  
以下處置

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災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

曾平人大家文讀本  
卷十

至此總結意無餘  
蓋以為小人僥異  
恩賞之資句尤妙

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  
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  
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異恩賞之資也。况功  
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前三段洞悉人情。後三段究析利害。總以不必求  
奇策。立難必之功。真老成經國之論。○武侯不從  
魏延出子午谷之議。亦然。

本論中

自古論歐文者以  
本論為稱首。至與  
韓原道並稱。余謂  
此文平庸。非歐之  
至者。豈望原道之  
門庭乎。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  
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  
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治其受惠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反。點。本。字。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

冗複可厭

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申。明。王。政。

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

前已嗷嗷至此又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不足動讀者心目也

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崇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

封建論亦以勢字起勢字結然與此篇有霄壤之異者彼險此夷彼奇此平彼橫此直彼逆

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退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

此順讀者當于此等悟文法

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昌黎原道篇。但言佛之謬於聖道。而所以勝之處。篇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只作補足語。所謂含意未申也。此透發禮義為勝佛之本。論尤切實。文尤完密矣。韓歐二篇。故應合看。

春秋論三篇並雄  
辯確論歷古今非  
此無以為歐公

春秋論上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  
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  
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  
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  
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  
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  
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邱明  
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  
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

快絕  
籍千古迂儒之口

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  
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  
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  
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  
曰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  
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  
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  
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  
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  
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

曾評春秋家讀本

卷十

春秋

沈曰本篇正文至此而止下以二難二解作收

所不知也一語妙甚

舉從前腐熟之論重說一番然後出自己說

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

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從經而舍傳三篇一意而此篇先發其端篇末不暢論留下二篇地也子瞻正統論三篇作法亦然

起處如見其橫襟發難

春秋論中

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有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說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

老泉春秋論非不雄奇究竟是僻論故至末幅漸見懈弛不如此篇確實其筆亦愈複愈緊

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評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餘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耳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



與下篇許世子止  
同詞千古絕識千  
古雄文

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所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

一結老辣三篇中  
此為第一

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總以書公為憑，而斷其決非攝位。用筆之辣，何啻斧以斯之。

春秋論下

不如是之輕易也  
此非春秋之意也  
此決知其不然也  
二次此可知其繆  
傳也凡五次結皆  
為未了詞以留餘  
地妙  
沈曰此駁去盾不  
討賊而非實弑一  
說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為久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

沈曰此駁去不責  
趙穿一說

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

前段五次皆作搖曳之筆欲斷不斷至此忽為問答語一語斷定筆如鉞

其論不磨此文是也。無意不到筆曲而達如朝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之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

沈曰此斷趙盾實弒君

謝疊山軌範三篇中獨取此以吾觀之似中篇歷卷

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

沈曰此斷許止實弒父

口角類戰國是關  
韓柳之所未至以  
導三蘇之先是所  
為歐公

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  
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  
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無教不如是  
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  
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  
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  
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  
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  
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  
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

前三篇結處皆用  
老辣之笔此篇語  
帶嘲笑乃變化

沈曰三子異同甚  
多此偶舉其一

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  
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  
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前半論趙盾實弑君後半論許世子非不嘗藥申  
解首篇趙盾許世子二事筆鋒所到斬盡葛藤誅  
亂賊于既死此文有焉○觀賈充成濟弑高貴鄉  
公則操刃者雖二人而弑君者實司馬昭也然則  
夷臯之弑趙穿為賈充成濟趙盾為司馬昭就令  
歸而討賊亦不得恕其首惡之罪矣作論須直刺  
其心方為痛快

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小人無朋二句破  
天荒語

好典故何處得來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

一順一逆文勢乃  
不板是化板為活  
法

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  
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  
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  
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  
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  
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  
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  
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

善人雖多一結筆  
力近弱

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  
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反反覆覆說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未歸到人君能  
辨君子小人。見人君能辨。但問其君子小人。不問  
其黨不黨也。因諫院所進文。故格近於方嚴。○漢  
桓帝時。黨部二百餘人。下獄。後又禁錮之。靈帝時。  
殺李膺。范滂等百餘人。至獻帝。獄已解矣。文中偶  
誤引。

柳州有此簡嚴峭  
拔而無此縱橫反  
覆三蘇有此縱橫  
反覆無此簡嚴峭  
拔

蘇文往往冒頭然  
後入題此文非冒  
頭

情字是一篇命根

借或曰口語形出  
太宗心事妙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是老吏舞文巧識  
處繳繞纏縛使人  
不能脫出  
多一之字

反振有挽牛  
反振有挽万牛之  
力

語氣辣甚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

結處辟立千仞

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正論可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  
 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正論收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此太宗盛德  
 事。而歐公以為不近人情者。緣不可為常。恐後世  
 藉口以行其好名之舉也。予產乘輿濟人。孟子謂  
 其惠而不知為政。正是此意。○縱囚事。後漢戴封  
 已行之。不始於唐太宗也。戴封在獨行傳中。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1147